



# 足 迹

[印尼]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足 迹

[印尼]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著

张玉安 居三元 译

黄琛芳 校

北京 大学出版社

足 迹

〔印尼〕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著

张玉安 居三元 译 黄琛芳 校

责任编辑：郜兰琴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375印张 410千字

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册

ISBN 7-301-00560-1/I.106

定价：6.70元

# 民族觉醒时代留下的足迹

梁 立 基

八十年代初，印度尼西亚著名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发表了他在布鲁岛拘留营期间创作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四部曲的头两部《人世间》和《万国之子》，在世界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两部小说艺术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初期的历史过程，评论界认为“可列为世界名著而不为过誉”。

五年过去了！但早已完稿的后两部《足迹》和《玻璃屋》却久久没有问世，人们正翘首以待。现在《足迹》终于像越过急流险滩的勇士那样，冲出峡谷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印度尼西亚当代文坛上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比起《人世间》和《万国之子》来，《足迹》向我们展示的历史画面更加壮观伟烈，更加激动人心。如果说在头两部小说里主人公明克还处于民族觉醒的自在阶段，在《足迹》里他已开始进入自为阶段，故事背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一开头，明克就向自己的昨天告别，开始踏上新的民族解放的征途。他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引者）啊，我步入你的界域，意味着跨进了二十世纪，那么你，十九世纪，也将永远离我而去！”这句话点明了整个故事的舞台中心开始转移，从商业中心的泗水转到政治中心的巴达维亚，从十九世纪过渡到二十世纪。这一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起点正是二十世纪初的巴达维亚。

二十世纪初，西方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印度尼西亚成了西方资本的重要输出地。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求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当局在殖民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尤其需要发展现代基础设施和培养掌握现代文化知识的人。与此同时，荷兰本土具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开明人士，也大力敦促政府改善殖民地人民的可悲处境，发展那里的经济，提高殖民地人民

的文化水平。在这样的形势下，二十世纪初荷兰殖民政府宣布对印度尼西亚实行“道义政策”。所谓“道义政策”，就是说荷兰宗主国由于从印度尼西亚榨取了巨额利润而对该国负有“道义上的债务”。现在必须还债，在印度尼西亚搞些经济建设，兴办现代学校，使土著民“文明进步”。实质上这是一项为西方资本服务的新的殖民主义政策。不过，这一政策的实施必然会给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就是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这批新型的土著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贵族地主和地方官吏家庭，但受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教育，他们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洗礼的印度尼西亚人。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在受到西方文化的民主、科学思想的启迪和鼓舞后，开始用新的眼光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积极探索自己民族的出路，这也就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的开端。明克可以说是这一民族觉醒的先驱者和杰出代表。他在《足迹》里的战斗经历是印度尼西亚开始民族觉醒的真实写照。

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觉醒始于二十世纪初，巴达维亚受西方教育的土著知识分子首先行动起来。1908年5月20日雅加达的医科学校学生和受现代教育的土著官吏成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至善社”。这一天现在被正式定为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复兴节”。“至善社”的成立标志着印度尼西亚人民开始踏上民族解放的征程。不言而喻，迈出第一步是极不容易的，也是意义十分重大的。然而，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缺乏群众基础的“至善社”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使一些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感到失望。于是，他们努力寻找别的更有群众基础的组织形式，以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911年成立的伊斯兰商业联盟就是这样一个更富有群众性和战斗性的政治组织。它在民族解放运动初期的作用大大超过了“至善社”。在这种形势下，荷兰殖民主义者采用威逼利诱的手段破坏印度尼西亚开始兴起的民族斗争，导致二十世纪初的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化和复杂化。

《足迹》以高度的艺术手法真实而成功地反映了这一阶段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普拉姆迪亚不愧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足迹》里，通过新的典型环境使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先驱者的典型形象更加丰满了。明克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真正的先驱者之一迪尔托·阿迪·苏里约(1880—1918)。从明克的曲折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迪尔托·阿迪·

·苏里约当年的战斗风采和他在民族解放运动初期留下的历史足迹。

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觉醒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的一朵浪花，是整个东方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普拉姆迪亚以巧妙的艺术构思和高超的艺术手法，把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觉醒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与东方民族的觉醒有机地联系起来，以更广阔的画面向我们揭示了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斗争的这一重要历程。特别感人的是，作者以满腔热忱讴歌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优秀儿女在这场伟大的民族民主斗争中所结下的深情厚谊，赞扬他们在各自斗争中相互了解，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小说里明克与洪山梅的结合不仅富有浪漫色彩，而且表现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大民族的战斗情谊。这和明克过去与安娜丽丝的结合以及后来与卡西鲁达公主的结合一样都带有象征意义，说明一个民族觉醒先驱者的成长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受历史的和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制约。普拉姆迪亚在创作上的一大长处就是善于通过典型化和象征化的手法赋予人物以时代意义，我们可以从《足迹》里再次体会到这一点。

《足迹》向我们展示的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初期阶段的历史。如何让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停滞在中世纪状态的人民觉醒并自觉地去争取自己民族的民主权利，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首要任务。对于一个先驱者来说，他首先应该致力于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的工作，而这也正是贯穿《足迹》全篇的两根红线。普拉姆迪亚高于别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能用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通过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地阐明这一严肃的政治历史课题，使我们能在艺术享受中学到历史知识，从感情的涸流中悟出一些道理。

明克为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所进行的斗争初见成效，得到印度尼西亚人民越来越积极的响应，荷兰殖民统治者将他视为肉中刺眼中钉，对他进行种种迫害。《足迹》最后以明克被流放而告终，但这不是他从事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结局。他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更加艰巨和更加复杂的斗争还在后头。我们在不久出版的四部曲之四《玻璃屋》里将会进一步看到明克以更坚定的步伐在民族解放的征途上继续奋勇前进。

## 主要人物表

- 明克 本书主人公，觉醒的印尼土著青年。
- 温托索罗 原荷兰人赫曼·梅莱玛的侍妾，在本书中与法国人冉·马芮结婚。
- 洪山梅 中国进步女青年，明克的第二个妻子。
- 卡西鲁塔公主 卡西鲁塔王公之女，明克的第三个妻子。
- 冉·马芮 参加过荷兰殖民军的法国人，本书中与温托索罗姨娘结婚。
- 梅萨洛 冉·马芮与前妻所生之女。
- 特·哈尔 荷兰人，自由主义者，记者。
- 玛丽·范·塞
- 赫仑 荷兰人，自由主义者 女记者。
- 高墨尔 印欧混血儿，泗水马来文报记者。
- 哈吉·穆鲁克  
(又名汉斯) 印欧混血儿，荷兰驻吉达领事馆职员《西蒂·爱妮传》的作者。
- 范·柯勒威因 荷兰自由民主党要员，下议院议员。
- 范·赫乌茨 镇压过亚齐人民反抗斗争的荷军将领，后任荷属东印度总督。
- 罗斯鲍姆 荷属东印度前任总督。
- 伊登卜赫 接任范·赫乌茨的荷属东印度总督。
- 米尔·弗利斯
- 保登 荷兰人，明克的女友，亨德利·弗利斯保登之妻。
- 亨德利·弗利
- 斯保登 荷兰法学家，受雇于温托索罗姨娘，协助明克办

《广场》报刊。

桑迪曼

印尼青年，明克办《广场》报的助手。

马尔可

印尼青年，《广场》报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保卫工作。



献 给

被埋没者与被遗忘者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人世间》和《万国之子》的续篇。男主人公明克进入巴达维亚医科学院读书期间结识了华人姑娘洪山梅，结为恩爱夫妻。洪为了促进华人的觉醒和进步，全力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后因积劳成疾逝世。在爱妻的启发和感召下，明克成立了东印度第一个土著民的进步组织“贵人社”，并创办了《广场》报。后来，“贵人社”名存实亡，《广场》报却越办越兴旺，成了唤醒民众、为民申冤的有力武器。后来明克结识卡西鲁达王公国的公主，他曾亲自向总督请求，以结束公主父王的流亡生活。虽然明克的努力没有成功，却意外地与公主缔结良缘。明克悉心研究东印度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成立一个具有全民族性质的组织“伊斯兰教商业联合会”。商会克服重重阻力，迅速发展壮大。《广场》报发表过激文章，明克不幸被殖民当局逮捕。作者在本书中进一步描写了民族的觉醒，以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清新流畅的语言，歌颂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为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 第一章

巴达维亚<sup>①</sup>啊，我终于踏上了你的土地！我深深地呼吸着你的空气。轮船啊，再见了！大海啊，我向你告别！往昔啊，请别停下你的脚步，我们在此告别。还有你——以往的悲欢离合，也不例外，随那江水入海，一去不返。

巴达维亚啊，我步入你的界域，意味着跨进了二十世纪。那么你，十九世纪，也将永远离我而去！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繁荣、昌盛和成功。一切阻碍我前进的人，请你们统统让路！我不需要那一面面所向披靡的战旗。我来，不是要跟谁论个胜负高低。我可从来没有什么征服他人的奢望。况且，那些善于挥动凯旋旗帜的英雄们，他们亦从未真正获得过胜利，如今，反而垂头丧气，息鼓偃旗，一个个成了别人的阶下囚。原因不是别的，只在于他们和班东·本多沃梭<sup>②</sup>一样，急于建造普兰班南陵庙，企图在一个晚上创造出天下的奇迹来。

没有人来迎接我。这无关紧要。人们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命运仅仅掌握在现代化人们自己手中。难道我不想成为现代化的人吗？在当今的世界上，人们将能征服自身以外的一切力量。我是一位现代化的人，已经摆脱了禁锢身心的繁文缛节和陈规陋习。

现代化也是孤独者的一种安宁感。人们谴责它，以便从一切

---

① 巴达维亚即现在的雅加达。

② 印尼民间故事中的英雄人物。

不必要的束缚中解放自己，譬如说，摆脱习俗、血统，甚至地球，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别再受其他人的牵制。

没有必要让别人来迎接我。我可以在无他人帮助的情况下我行我素。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果谁需要帮助，谁就把自己置身于附属他人的地位。要自由，要彻彻底底的自由！只有在将来个人利益需要时，才和别人结合在一起。

我的心、身体和精神，是自由的。在这种毫无羁绊的情况下，我只身一人，独自坐在有轨公共蒸汽汽车的角落里。在泗水，还没有这种舒适的、在轨道上飞驰的交通工具。叮当的铜铃声驱赶着我的困倦。二等车厢里，人们挤得水泄不通；一等车厢，也就是我坐的车厢，里面乘客寥寥无几。我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多：一只凹凸不平的破铁皮手提箱、一个背包和一幅画。那是一幅女人的画像，装在深红色的绒布套里，外面还用粗白布包裹着。

公共蒸汽车平稳地行驶着。从轮船上带来的眩晕使我依然犹如置身在颠簸的千顷海浪之上。人们说，用不了多久，公共蒸汽汽车将用电力来发动，变成电车。这不是在胡说八道吗？电，怎么可能拉车呢？

离开了码头区，车子进入了一片低洼的沼泽地带，仿佛迷了路似的，在茂密的灌木丛中转来转去。空气里充满了落叶的腐殖质臭味。攀缘在树枝上的一只只猴子并不害怕响亮的铜铃声。它们欢快地跳跃着，有的还用折断的树枝指指我们的车厢。也许它们早已商量好，要看看我这个人的模样。它们用自己的语言在吵吵着：瞧，快瞧明克那副模样，自以为是现代化的人！看见了吗？那儿，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就是他，上嘴唇已长出了毛茸茸的胡子，下巴却仍光秃秃的。没错，就是他，一个乡巴佬，却更喜欢穿西装，把自己打扮得像欧洲少爷似的，连坐车都愿意和白人在一起，坐一等车厢！

咣——

哈，那里看来就是金星别墅罗！人们都知道，那是和东印度公司<sup>①</sup>时代雇佣奴隶们的悲惨命运分不开的。将来如果有机会，我想选一个事例，写写这方面的情况。

在这一片低洼地区，也就是金星别墅吸引人，余者令人讨厌，不屑一顾。不过，你可别小看这低洼地区的一个个沼泽，在殖民战争初期，它消灭了百分之三十的东印度公司雇佣兵。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它是站在土著民一边的。只是在建设巴达维亚城市的过程中，这些沼泽吞噬了六万个土著民的生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战俘。连举世闻名的本特库中尉也差点儿在这沼泽地区染疾丧生。他把沙石从文登运到巴达维亚来，因建设有功，从此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起来。

“这儿是什么地方？”售票员是位印欧混血儿。我用马来语问他。

他瞪大了眼睛，显然懒得回答我的问话：

“安恤站！”

“船舶能直接开到巴达维亚市区吗？”我用荷兰语问他。

“当然能，先生，可以通过芝利翁河进来。”他边说边卖他的票。

公共蒸汽汽车驶进了巴达维亚市旧区，街道和洒水市一样狭窄，路面也是由黄里透白的岩石铺的，两旁是东印度公司时期和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建筑，照明看来依然用的是煤气灯。鬼话被揭穿了。有人说，巴达维亚的马路是油漆的，显然是谣传。在当今的世界上，骗人的鬼话比比皆是。

巴达维亚市旧区，是由延·皮得松·昆总督亲手建立起来的

---

① 1602年荷兰政府将国内几个和印度尼西亚进行贸易的公司合并为一个大公司，称为东印度公司，当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葡萄牙争夺印度尼西亚的香料垄断权。后来在荷兰政府授权下，它成为向印度尼西亚实行武装侵略、建立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的组织。荷属东印度公司于18世纪末垮台。

东印度政府的首都。昆付出了六万名土著民生命的代价。这个数字又是谁统计的呢？1629年，阿贡苏丹曾率兵包围和进攻过这个城市。上关于东印度的历史课时，我的荷兰同学经常取笑地问我：阿贡率领的军队有多少？是二十万吗？守卫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军队有多少？只有五百人！荷兰人用了大炮。阿贡不也用了大炮吗？为什么你们的苏丹王失败了呢？是的，是失败了！事实本来如此。一切掌握在荷兰人手里，直到现在。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提醒的：昆在守卫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城市中，染病故去，连回去再看一眼他的祖国都没来得及。

我的同学说：调遣了二十万军队，还动用了大炮。我不怀疑，阿贡苏丹是用了大炮。真的调遣了二十万军队吗？我不信，可是谁又能为我提供否认的证据呢？其实他们也提不出肯定的证据来。争论又有何用？到头来只能使人心里难受。

巴达维亚，也有人叫它巴城，确实不像泗水那样热闹。街道非常干净，离不多远便设置一个木制的垃圾箱，供人们扔各种废物。泗水就没有。在这里，还可以到处看到一个个小花园，万紫千红的花朵点缀着人们丰富的生活。

这种景象在泗水几乎是看不到的。那里的竹房子一间紧挨一间，很容易发生火灾，垃圾满街都是。

如今已经是1901年了。

我上岸时，在港口买了一张报纸。一条消息说：有人从勃良安往新加坡、香港和曼谷贩卖妇女。马上使我想起了吴姬在法庭上说的妇女的价格。我记得在《人世间》中提到过。我马上不再想了。干吗要把往事再翻腾出来？如果不愿意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就别再把过去的事作为自己的负担。

有一条评论十分醒目：政府委托查·范·奥普赫逊为马来语制订并推广拼音方案。华人办的马来语报纸对政府的建议置之不理。他们说，我们不用学院式的马来语，那是少数上层人物用的

马来语。我们的读者没进过官办的学校。他们不习惯你们那一套拼写法。我们不愿让自己的报纸关闭。

评论对邮政局的规定也感叹一番。规定要求，凡是用马来语书写的信，必须使用新的拼写法。邮局还威胁说，不遵守新规定的邮件，他们一律不负责投递。他们简直是要用双手来阻挡海里的潮水。

还有什么新闻？为什么我只注意那几条大标题下的头条消息？日本要求租借沙邦岛及上面的运煤站。天哪，日本搞起了震撼世界的大跃进。这条新闻有根据吗？我立即加以评论道：日本小丑越来越耀武扬威了。不过，报纸上也登载着这样的小消息：海军界召开了紧急会议。

公共蒸汽车摇晃着铜铃，叮叮当当，平稳地向前行驶着。巴达维亚啊，巴达维亚！如今我已投入了你的怀抱！你呀，还不见得认识我；而我，却已经了解你了。芝利翁河呀，如今你的模样已与荷兰人工挖掘的运河差不多了，河面上船舶穿梭，装载着建筑材料的竹筏和木筏从内地顺流而下。这一点，你已和泗水市相差无几。是的，你的建筑物高大雄伟，然而我站在你面前丝毫不觉得自己渺小。

听人说，从前芝利翁河两岸是一排排豪华的住宅；如今有一部分已成了店铺和乱糟糟的车间，其中大多数是由中国人开的。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无论如何，我依然是特殊阶层里的一员。我足蹬革履，而大部分人光着脚；我头戴呢帽，而大部分人顶着斗笠或裹着头巾；我穿一身西服，而别人却光着膀子、穿着肥大的裤子或穿一身睡衣似的衣裤。

眼前的景色多么五彩缤纷！我的心啊，更比这五彩缤纷的世界想入非非。我早就听说勃良安的姑娘们随和、美丽，淡黄的皮肤细嫩。她们又在何方？我怎么一位也没有看见？嗨，标致的姑娘们，你们赶快从屋子里走出来给我看看！我明克来了！达西玛

姨娘陪伴过弗朗西斯。和达西玛姨娘一样漂亮的姑娘们，你们究竟在哪里？

我睁大眼睛四处寻找，一无所获。一等车厢里差不多全是印欧混血儿，枯黄的皮肤，傲慢的派头一个赛过一个。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太太也是印欧混血儿，一个劲儿地挠她的头皮。肯定是她今天早晨忘了篦头上的虱子。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中年男子，瘦瘦的个儿，胡子又浓又密。他边上坐着一位荷兰人，正聚精会神地在看报。我瞥了一眼，有条消息说，一位荷兰的朗诵家即将光临，不日内将在老巴利的戏院里朗诵荷兰诗歌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据报导，他在欧洲和南非各大城市的表演非常成功。

唉，别胡思乱想了！我应该好好利用这点时间来饱览一下巴达维亚城市的风光。啊，巴达维亚，其实我对你早就了解！

各种各样的马车：双轮的，四轮的，折篷的，不折篷的，拉人的，载货的……一辆接着一辆，在大街上行驶着。这些，包括马车夫穿着的各种民族服装，都是外来者贡献的文明。对了，还有自行车，现在已屡见不鲜。我也想买一辆，不知要花多少钱。嗨，骑上这两个轮子的车，你哪儿都能去，不慌不忙地踩着脚蹬子，沿路的美景尽收你的眼底。

公共蒸汽汽车穿过了巴达维亚市旧区，进入了森林和沼泽地带，继续向甘蜜区前进，在各站停靠时总有一些乘客上下车，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能引起我的注意。

“还没到呢，”我旁边的一位中国人对我说，“甘蜜站离这儿还远，大约还需要再坐一刻钟。”

二等车厢里始终熙熙攘攘、人来人往。

“你说什么？”爱絮叨的中国人跟人解释说，“您是说赛马时打赌？看来您是第一次到巴达维亚来罗？难怪要问。这里的人，不管男人女人，都爱赌博。先生，赌博的花样可多啦，五花八门，比方说，斗鸡、斗羊、掷骰子、抓纸牌，还有斗小四脚蛇的哩！”



那甘蜜夜市只要打开那套网各地的棍都聚集到这里来。嗨，先生，您真该到甘蜜夜市去亲眼看看。”

“城里各区有些什么表演值得一看的？”

“先生，可以跟您这么说，哪一个城市的戏迷也比不上巴达维亚的男人。梭罗城的戏迷有名吧？跟巴达维亚一比，差远了！您是问城里各区的演出吗？有本地的佐克舞，有巽达的多克尔舞，还有本地的勒农戏和甘邦克罗梦音乐。您爱听克朗章音乐吗？嘿，嘿！龙索尔先生可是克朗章歌曲大王。他不仅胡子长得漂亮，而且声音也特别优美。有人说他祖籍是葡萄牙人。有可能，他家离葡萄牙教堂的确不远。”

我的这位邻座下车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絮叨和演说了。我连自己都感到诧异：我的马来语讲得已经蛮不错，别人能听懂我的意思，我也能听懂别人的话了。

我身边的这位混血老太太注视着我的举止，用马来语跟我搭讪：

“少爷是从哪里来的？”

“泗水。”

“头一次到巴达维亚来？”

“是的，老奶奶！”

“瞧！”她用手指着窗外说，“那是‘协和’弹子房，是供大人物们游玩作乐的地方。少爷你瞧，那座旧楼也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你至少一月要挣四百个荷盾才有资格到那里去。天哪，我把这辈子和下辈子挣的钱攒在一起，也凑不到那个数目。”

四百个荷盾？！我现有的全部财产加起来才值一百七十个荷盾多几分钱。这是我几年来辛辛苦苦的积蓄。一个月挣四百个荷盾意味着什么？就是说，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三辆自行车，剩下的钱还足够你花一个月！